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讀書録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馮日琮

讀書録卷五

明 薛瑄 撰

易大象

重坤相因其勢極厚君子法之以厚德載物

水洊至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水相續不已有恒久之意故君子以常德行相沓而来有重復之意故君子以習教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高去而不留

山卑下而常止有懸絶不相及之勢君子猶天也小人猶地也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故取此象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火照有明意山静有慎意火去又有不留之意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人聚既衆易致變故故除戎器以備不虞

地暗火明明出於暗為晉君子觀其象以去暗即明故曰以自昭明德

雷出地中其聲大而氣和暢故樂之聲音和暢象之

機不可妄發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此意近老子之術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靜以養微陽聖人贊化育之一端

雲雷參錯震迅乃天地屯難之時君子觀其象宜經綸以濟時難

震動坎險時之未通君子宜不遑安處以濟其屯

火雷噬嗑火明雷震先王明法取火之意勅法取雷意以茂對時育萬物皆實理也故取法於無妄

外晦則氣象含蓄内明則文理密察涖衆之道也

既濟乃已盛而有將衰之兆故當思患而豫防之

剛明並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明相因而不息大人緝熙光明以照臨天下也

澤没火則火滅火燥澤則澤涸相革之義也

四時寒暑迭相更革故治歴明時取革之義

類族辨物各別其所同也

臨下之道無過於教思無窮保民無疆

山下有澤澤滙山減乃損之義人所當損者莫過於忿怒嗜慾也

麗澤有互相浸灌之義講習有互相滋潤之益

上天下澤其分甚明辨上下定民志法之

鼎器所處安重故能受所載之實君子居位法鼎器之安重故能凝聚上天之命靜則聚動則散故正位足以

凝命

木上有水井其出無窮君子勞民勸相亦無倦

天之不息以剛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剛

地厚無水不容故為師君子法之亦當無物不容也

天下有風鼓物无不周徧誥命施四方法之

隨風巽風有漸次柔入之義君子法其象亦當丁寧其

命於再三以行事則入人深而人易從矣

雷相沓而至聲可畏無甚於此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艮內外皆止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木自地出為升君子法升之象順積其德自小以至大

澤性潤下山體中虛內能受外也君子亦當虛中無我以受天下之善

天氣也山形也以形畜氣所畜至大君子法之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上有木為漸長之義君子居賢德善俗亦當以漸而不可驟

風行地上无不周徧先王省方觀民設教亦无不周徧
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取其義
他物相比猶有間惟水與地無間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人
不得以禄榮之
過恭過哀過儉皆過之小者也
上安由下厚故剥上厚下以安宅
山下出泉雖蒙昧而有可行之理山上有水則窒礙而

有難行之勢故君子觀蒙之象則當果行育德觀蹇之象則當反身修德

果行水之義育德山之義

天上水下天左水右二者相違而為訟君子觀其象作事謀始則訟端絶

只六十四卦之名儘有義理以言者尚其辭此亦可見

君子議獄緩死出於中心之實故取中孚之義

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益之大者

雷入澤中聲響闃寂嚮晦入宴息取其義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庶政取火之義無敢折獄取止義山下有火明不能燭遠故其象如此

制度數議德行節之義

中孚全體則中虛二體則中實中虛如心之無物中實如心之有理

火上水下各行其性而不相資故君子觀其象以慎

辨物居方辨物謂水火二物居方謂火上水下凡物皆然

風行水上渙散之義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

山本高地本下高而能下謙之義

遏惡揚善非内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之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振作其民取風意養育

其德取山義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施禄取澤下

之義居德則忌取乾健之義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雷雨作解赦過宥罪取解散之義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者秉彝之自然異者制

行之當然

君子需時飲食宴樂以需之

隨日入之晦而宴息隨之大者

陽根陰陰根陽而太極之理無不在焉程子所謂易變

易也變易以從道也道者何太極之謂也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金剛經只欲説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爲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度世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敎養備犯者至少故肉刑可施後世風氣日漓他事皆與古異獨欲復此法殆有屨賤踊貴之機矣

先儒謂肉刑於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民之死

太極圖右邊黑中之白白盡即為陽非自右而左也左邊白中之黑黑盡即為陰非自左而右也但假象以顯義姑以黑白分左右耳

靜中之動亦自此起動中之靜亦自此起非有二也

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超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聖人大公至正之道開眼即見萬世無弊

雨亦有就隨處雲氣蒸騰而成者亦有自他方雲氣

風雷挾持而至者雖有逺近不同及雲氣布濩周匝則無間矣

想韓文公敬大顛只是被他說着已病故為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大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為其動也

為學以四書為本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

漢唐以来正教與異學並行而學者莫知所宗自宋諸
君子表章四書五經而發揮之如日月經天而爝火自
息有志之士宜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庶不負先正之教
云
四書滿天下真知實踐者蓋有之矣吾不得而識其人
也
書求精一之旨詩求思無邪之旨禮求敬樂求和春秋
求是非易求象占義理皆體於身心則有實用矣惟無

欲最髙有欲則低矣

伊傅周召佐王行道其功大矣而彼不自為大也如有

自大之心則非伊傅周召矣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分定故也

天地日月風雷雲雨金木水火山澤八卦之象健順麗

明險陷止動說入八卦之德

揚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澁奇古之詞何邪

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

動輙言其功德無量何邪

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彼欲滅絶者也及其論聲香色味之盛又極世人之所無者而誇耀之何邪

學有所得必自讀書入讀書千熟萬熟時一言一句之理自然與心融會為一斯有所得矣

象山謂人讀書為義外工夫必欲人静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太極是易之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無限事是易之藴下民雖所禀之性皆同而其實拘於氣質愚昧無知者多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使皆有知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如異端怪誕之説分明理所無者而民皆靡然信從之可見其無知也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虚氣禀下則惑於罪福要見道只在存心存心則觸處與道相值心不存則雖至

近者亦莫識其為道矣

程子釋中庸鳶飛魚躍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存心之謂也

萬事猶可力為只此理非力所及

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遯形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反是

惟心明則映得理見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已者便是

一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而有生之類自不能外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可見

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

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消息者氣而所以消息者理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為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

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為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

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為虚無之弊

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無獘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粗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獘也

君子偕老其辭含蓄微婉畧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之忠厚而學者翫此亦可以進德矣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已有涵養之功是

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佻薄淺露者雖其人無涵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思索太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顏子於聖人之言無所不說正與不違如愚互相發

事来不問大小即當揆之以義

萬物本諸天萬事本諸心

氣昏物誘者性之害識明理勝者學之功

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

教不以道則非教學不以道則非學

古之學也一後之學也支

公於已者能公於人私諸人者由私諸已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

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絶而復續緊然各為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心不錯即諸事不錯矣

法言澁而晦中說暢而淺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中說勝法言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為大學之體要誠為

中庸之體要仁為論語之體要性善為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揚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則自源徂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語人以所及者當語人以所不及者妄

默觀太極圖與已一一契合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要者無過西銘太史公謂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非寡要也雖有要而人自不知也要者何一之外無餘言也

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源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觀羣聖之言當知其一理

宋以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實過其名者魯齋其人也

須彌納芥子以形言芥子納須彌以理言

程子挈敬之一辭示萬世為學之要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為學之至要

讀書貴知要只顔子四勿心不絶想口不絶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為

理無影就事可默識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髙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静中一念之刻即非

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程子曰人之於性猶䆗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得此一證則此理萬古常存而可知矣

理為主氣為客客有往來皆主之所為而主則不與俱往

元亨利貞天之命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四者惟人與天合而得其全就人中細分之又有氣質清濁通塞之

不齊有全之全者有全之半者有全之少者有皆不能全者其品蓋不能勝計也至於物則拘於氣質愈不能全矣如木得仁之性火得禮之性金得義之性水得智之性皆不能相通也蜂蟻得義之性雎鳩得智之性虎狼得仁之性豺獺得禮之性亦不能盡推也是則同者生理之一源異者氣質之萬殊

仁之性物得者尤多如牛呼犢而鳴烏護子而翔雞護雛而啄犬護子而噬皆慈愛之發於自然也但為形氣

所拘於此一端畧能發見他則不能類推矣

天將陰而穴居者先知如蟻出而鸛鳴於垤是也以此見物物各有一性

至微之物尤可見其性識之靈常看蟻出穴者雖行百步之遠一往一返行列不亂而又不迷失故穴非其性識之靈能若是邪

飛潛動之物皆有知有性植物則無知而有性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善

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衆蟻得一物合力舉之以歸其穴謂之無知不可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
之謂德全是德而真實無妄之謂誠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嶽
之大亦莫能鑑矣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深而天理
昏如水至濁而寶珠暗此先儒之成説但先儒以氣稟

言某以人欲言

犬至賤而有義主家雖貧甚而不去亦可見性無不在也

烏遠天未陰雨而綢繆牖戶亦其智之一端

鳥性巧如燕作巢之類可見

瓜瓠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又似有心者蓋主宰乎是者乃其心也

鴻鴈之避寒暑鵜鶘之避風皆其智之一端

鳥獸皆知寒煖饑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義禮之當然乃其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晦菴朱子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今人開口論治道殊不知治道之大不出乎大學一書

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源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

細看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是使之展葉開花結實

者即其心也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可見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

仁義禮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别有一理為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别有一理為道也德即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非性之外别有一理為德也誠即是

性之眞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誠也命即是性之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命也忠即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忠也恕即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其斯之謂與

一而無二

内外合一性與理無二致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喪軀者何其愚之甚邪

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

人為不善者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以欺人而人不

可欺曷若不為之愈也

性一也本然之性純以理言氣質之性兼理氣言其實則一也故曰二之則不是

程子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然也

萬變不齊者皆氣之所為而理則自若也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此理為氣所挾持或善或惡至於萬變之不齊而其體則一也

性譬如一源水引去清渠中則水亦清亦猶氣清而
性亦明也引去濁渠中則水亦濁亦猶氣昏而性亦
昏也是則水有清濁者渠使之然而水則本清性有昏
明者氣使之然而性則本明此先儒之說余特述以明
己意耳
凡待人當盡其忠而不可以欺人我一致欺人實所以
自欺也
理本齊而氣不齊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為氣所揜終不能長久開通所謂為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亦莫能致也

處事周密處心泰然

敬字一字無欲字乃學者至要至要

余近日甚覺敬與無欲之力

此理經宋儒大加發揮之後燦爛明白真所謂江漢以

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為惡非性之外別有一物為惡也如陰符經三盜之說可見

畧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渣滓消融未盡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見氣強而理弱

氣自是新者非既散之氣復為方生之氣也程子論呼吸亦如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復何言哉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葢當體皆具亦無至亦無速

理只為氣所隅蔽故不明去其蔽隅則天理明矣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君子惟義是守命有所不恤也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為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

恣縱妄為偃然僥倖所獲葢有不遂所欲而反懼咎者

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益有所不計也

星命家最誤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其修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為不義之事可無傷也恃此而取敗者多矣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已有人於此以星命家言之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

在已乎

又如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又如素強壯乃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已歟

程子曰修養之引年為國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至此則有此效驗信哉斯言也

觀無逸耽樂之戒則祈天永命者誠有在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為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聖人為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即入於權謀術數矣

為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為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真為善矣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

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君子行義以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天道福善禍淫昭然可驗間有不然者幸不幸耳

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讀書錄卷五

讀書録卷六

明 薛瑄 撰

讀陰符經雜言 并序

伊川程子曰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天道之未至者也閒閲其書而録所得之語如左

上篇

經曰天道天行五賊天性人心一也天道者元亨利貞

天行者春夏秋冬五賦者仁義禮智信天性者即天道天行五賦之德具於人心者也人心萃理氣之靈有作為運用之妙觀天道執天行見五賦而施行於天囊括宇宙而造化在我皆由此心而已故曰人心機也機之一字又陰符經之至要至要者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總結上兩節而言

機發太過而變怪見機發得宜而萬化定理欲之謂也

性有巧拙以氣質之禀清濁而言清者巧而濁者拙巧者識其機而能伏藏拙者昧其機而不能伏藏能伏藏者九竅之邪不能動其中也不能伏藏者九竅之邪皆得以汩其天也九竅之中有三要耳目口是也巧者於三要動靜皆不失其宜而能伏藏拙者誠能變拙為巧而能致力於視聽言之間使皆一出於正則餘邪悉皆退聽而亦可以收伏藏之效矣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機之過也知

之修煉謂之聖人機之宜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陰陽生殺消息盈虧理之自然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人物乃安盜得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順其理而萬物安矣盜失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逆其理而萬物病矣食其時則百骸理人能利天地自然之利則一身得其養矣動其機則萬化安人能合天地自然之機則萬化得其宜

矣

人知其神之神者貴於耳而好聞其異也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者習於目而不察其理也

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三盜之謂也

聖功生神明出知化窮神之事也

盜機在人而莫能見莫能知者蔽於氣禀之偏也君子善用之而逢昌小人不善用之而罹殃徵矣深矣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致一也用師十倍其效也三返晝夜致一之精也用師萬倍其效也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於目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無恩之謂也

主樂順理故其性廣大而有餘至淨無染故其性廉潔而無私生死恩害陰陽相根理之自然

陰符經雜言終

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獲福宜也小人之獲福幸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曰時而已矣

位與時學易者宜深體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温熱涼寒氣也所以温熱涼寒理也温盡熱生熱盡涼生涼

晝寒生寒晝温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而理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又可見

人有矜伐者亦勞矣

無形皆是道有形皆是氣氣形而下者也道形而上者也

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內外也

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葢身外無非真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無間也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移也

外慕者内不足

萬物各有定分已不得一毫侵預之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造化亦然

如此物未生時此理不是先此物已生時此理不是後

一以貫之

應事既以理依舊在此元不隨去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已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

知無極而太極者窮神之事也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鏘然而蟲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羣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恍

敬為百聖傳心之要凡見於書者尤詳程子發明其所以為敬之義精矣

敬則卓然

敬則光明

纔到理處便難言

滯於言則愈蔽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何言哉即無極之妙

千古為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為人為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

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

後世非無救時之相只是淺

相業有格心之學則其規模宏遠矣

歷代世變固不可不考然當以明理為本

春秋謹嚴不止於謹華夷之辨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謹嚴

春秋意在言表

春秋詞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

興師以正任帥得人吉之大者

師卦辭最明

興師擇將行賞用人之要備於師

興師之義既正又得丈人為之主帥在我者先勝矣征

伐其有不克乎

纔說理便無可言者

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理是天地萬物之極至處更復何言

公則四通八達私則偏向一隅

書終於秦誓殆聖人之微意歟

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而終之以侯國之書豈非衰世之意邪

孟子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舉目而皆物即物而道存

陳司敗謂孔子有黨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其氣象之大可想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雖江海之大皆有滿唯聖人之

量道也自無滿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不滿益信程子之言矣

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

此理真實無妄如天地日月風雲雨露草木昆蟲陰陽五行萬物萬事皆有常形定則亘古今而不易若非實理為之主則歲改而月不同矣

一理一切穿透又不黏帶其妙不可言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為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

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又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為之執鞭可也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當如是者即是理如春當温夏當熱秋當凉冬當寒皆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義夫婦當别朋友當信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推之萬物莫不皆然

堯舜之心萬古如見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天地毀則無以見聖人之心
道學明而異論息程朱之功也
本然氣質之性具見於太極圖
天心豫本於吾心豫
凡有形者皆氣無形者皆密
內外合一無纖毫之間
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間斷

余直不欲妄笞一人前時妄笞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

事少有處置不得其宜心即不快必皆得宜心乃快然而足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為陰陽之精聖賢為人之精金玉為石之精珠貝為水之精文木為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

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名言也

知止則有定不知止則心不定

理明則心定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故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只爲理同

天之生物一本故一以貫之

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觀太極圖可見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敬以持已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髙明

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一只是性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一以心言貫以情言所謂心統性情者也

順理則心悦豫不順理則心阻戚

順理都無一事

順理則泰然行之無所窒礙不順理則鑿矣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私欲盡而心體無量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理明則心定萬事定

所惡有甚於死者人皆有是心也觀小學所載夏侯令女盧氏竇氏二女之事皆婦人女子非素嫻於禮教者

一旦臨利害之際寧就殘毀危迫糜軀之禍而不肯易其節非所惡有甚於死者能然乎

字雖人制而其理實出於天如一而大為天二而小為地之類可見

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書其一也

河圖數之始字畫之原

水火二字分明乃坎☵離☲二卦順置之可見

常使有已則不隨俗而變

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於退面可以為百世之師矣

舍而不求為忘求之太過為助長勿忘勿助長

漢文帝嬖鄧通武帝嬖韓嫣哀帝嬖董賢男色之溺人也如此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欲上民必以言下

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孫子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脫免敵不及拒古人用兵之術大率類此

顔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悅此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目中了了見此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不可熟此理理者何即天命之性具於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也

大本者太極之全體達道者太極之流行

太極之理中庸言之詳矣
太極者理之别名非有二也
太極即是理就太極上愈生議論去道愈遠
統體各具之太極非有二也
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合仁義禮智言之是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言之是各具一太極
後學不知太極即是性因見其名異駭而不敢求其說

大道隱矣

四書通則太極之理不待講說而明矣

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丙吉為相上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為其所累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道理浩浩無窮惟心足以管之

萬化常然者理自如此

蟲不得不鳴者理也

吾思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不可不戒

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聖賢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條理貫通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為文猶斷港絶潢之無本雖強加疏鑿終亦不能貫通為一真無用之贅言也

陰陽變易而理常存所謂恒也

所以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為而理則一定而不易所謂恒也

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

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為愈何也

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漢元帝因京房之言知石顯之奸而卒不能遠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

聖賢學性理學其本衆人學詞章學其末

所以為學者只為人固有之善或蔽於氣質物欲有時

而失故須學以復之及其既復則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後人不知學其所固有而學文辭字畫之類求工求奇徒弊精神於無用其失遠矣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孔子稱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二者君子必慎所取焉

君子如玉反復觀之温潤瑩徹無瑕

史稱韓信知高帝畏惡其能乃知高帝欲去信之心久

矣雖無陳豨之事殆必不免

吕后殺韓信事竊意高祖必有言史稱帝畏惡其能以畏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於左右其討陳豨也空國遠征信留京師帝豈無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不知而吕后自知之故告變一上即用蕭何之計詐而斬之不然信以葢世之功為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飛語不待奏報而遽殺之乎以是觀之則欲去信之心久而有容計也審矣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斑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綵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昭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粲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頻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

粲者無往而非文又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後謂之文哉

愛流而為淫溺仁之過也

物物各具一太極一而二也萬物統體一太極二而一也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

事孚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

先儒謂曹操之死於分香賣履細碎之事無不區處獨不言禪代之事乃其奸計此固也然觀孫權稱臣於操

稱說天命之時操之羣臣因是勸曹即眞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觀此一言已以文王自處是以武王待其子也禪代之計益昭然已露又豈臨死奸計所能揜哉

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循之則安悖之則危其有不然者幸不幸而已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

衆人見物形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天下無二理古今無二道聖人無二心

道體本深遠難言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也

莊子曰通於一而萬事畢形容道體之言也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為治

聖賢之為學皆不外乎是

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歷萬世如一日循之則為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為逆天理而亂自堯舜三代歷唐漢以至宋上下數千年益可考其迹而驗其實也

温太真為劉琨奉檄將命江左其母崔固止之不能得至絶裾而行千載之下他人念其母之情者猶不覺感愴於心太真乃忍此而行其本心可謂死矣後雖有功惜乎不能揜其失也

取人觀大節大節者何三綱五常之道是也

孟子論陳仲子之事正謂大節既失小者無足觀也葢人之大節莫過於倫理辟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小廉何足道哉

古之智士料事多中如羊祜告晉武帝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又曰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其人正謂建儲一事也郭欽以降戶居內地非所宜不徙將有變故後來惠帝昏愚紀綱頹弛天下大亂皆如二子所料其可謂智士矣

言敬莫詳於書但挈出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

性外無道率性即道也

學道固自聖賢之書而入苟徒翫心章句之間而不求

實理之所在則亦無以有諸已矣

理真實無名

既曰理夫復何言只是人物之所以然者便是也

三綱五常之道日用而不可須臾舍猶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無也舍此他求則非所以為道矣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

不能特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為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頽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不可過於柔顔子克已之功非至剛不能

敬則立怠則廢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翫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為善亹亹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翫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内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静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内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論王霸之分莫

切於此

守約者為學之至要

守約則無事矣

守約者心自定

知言者書無不通理無不明之謂

所博者是則自得其要所博者非則不能守約矣

約者要也博而約一以貫之

守約則能泛應

學至於約則有得矣

道是總體義是支節道如水之源義則派而為支派者也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所謂體用一源也

人心寛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天道人倫渾合無間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螻蟻之微或誤戕之即瞿然心動乃知惻隱之端非由

外鑠也

行有不得皆當反之於己

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大抵人之責人常重自責常輕故當以責人者責己

待人當寛而有節

處己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滿

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子時又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减一爻亦不成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畫之耳

卦六畫之上固可倍之以至無窮要不若六畫彌綸天地之化約而盡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

公王道私霸道

王者所存所行皆天理之公霸者則假天理之名以濟已私耳

漢治分明是霸如高帝為義帝發喪乃其一端

漢初諸將如英布韓彭猶悍馬虓虎常有跋扈屈強之氣非高祖莫能御也

漢祖御將之術皆以詐而不以誠

知一人之性十人之性百人之性千萬億人之性無不

同也知一物之性十物之性百物之性千萬億物之性無不同也知人物古今之性無不同則心之全體大用無不該貫初無限量之可言矣

漢初猶是戰國之餘習觀其人才可見周勃遣使迎文帝於代或曰諸將皆習詐用兵此類可見

在物曰性在天曰天天也性也一源也故知性則知天矣

理無窮故聖人立言亦無窮

孔子因道不行於當時不得已而刪述六經垂法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著書其立心固不同矣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漢初之將桀驁中興之將循謹

夫子之道德匪言語所能盡

太極本只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之間學者因見其立名之高欲以玄遠求之誤矣

接物大宜含宏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

無以自容矣

人只見已然而不見未然已然者其形也未然者其幾也

慾有水意故窒慾如止水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杜詩之近理者也

氣化真實是一往而遂盡其來者乃方生之氣自十一月一陽生而為復至四月換盡六陰而為純陽之乾則已往之陰遂盡而方來之陰已生至五月成一陰而為

姤至十月換盡六陽而為純陰之坤則已往之陽遂盡
而方來之陽已生至十一月成一陽而又為復以是見
天地之氣往者遂消而向盡來者方息而無窮初非已
往之氣又為方來之氣也程子以是辯釋氏之誕信矣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初六以非正求
二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君子能剛正自
守不為小人甘媚而遂與之合亦猶是矣
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

性益天人合一之道也

太極圖動而生陽是從動處説起動却自靜中來靜又自動中來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仭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快哉快哉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自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為安矣

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為正二五為中程子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

震來虩虩咲言啞啞以安失之者衆矣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要

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

沈靜詳密者能立事浮躁忽畧者反此

書稱舜濬哲文明葢人深則明淺則暗

盛之極者衰之始天遇風也消之極者息之端地逢雷也一盛一衰一消一息氣化之自然也

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

精一是工夫允執厥中是功效

六爻之吉凶惟觀其所值之時位而已

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程子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其自太極圖說中來圖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謂之分則二者

皆自性中來但順則為善不順則為惡耳

書雖古而道常新

天下無獨必有對河圖水與火對金與木對天與地對先天圖皆奇與偶對推之萬事萬物吉凶是非君子小人夷狄中國無無對者只是一陰一陽而已

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隱顯分

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秦誓如有一箇臣斷斷猗至實能容之此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性理之書日益多亦理之自然也葢理無窮盡故聖賢之書亦無窮盡雖先聖賢發揮此理極其詳盡及後聖賢有作亦必有繼往開來垂世立教之書焉是皆理之自然不能已也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不言

聖賢之書所以然者密也

理無所不有如天地之初都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天地萬物自能生假使後世天地萬物一時俱盡而此理既常存又自能生萬物可謂萬物必待有種而後能生乎

天地之道只是消息盈虛而已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知行不可偏廢也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未如之何也已

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率性之謂道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

凡卦上三爻應下三爻下三爻應上三爻

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粗暴者决不能有入矣

兊九五孚於剥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悦已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

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為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為不足道而并没其微善矣

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皆謂之文

古人佩韋佩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如一字有一理即是一太極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總之為好惡二端而已
喜哀愛欲四者屬好怒懼屬惡
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過
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矣
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歟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
之氣象

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只平説不見有人我之間若曰我事君盡禮即彼此相形而非無我之氣象矣

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餘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間而莫余止者也韓子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掛眼之句實獲我心焉

讀書録卷六